不笑不足以為道

南方壺

最近作家黃春明(1935-)被判“公然侮辱罪”，頗引起一些討論。內人也很感不解，一再問這樣判合理嗎？明明是對方先惹事的啊！

有些人可能好奇，這位年逾 77 歲的作家，應該早已進入“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”的境界，怎會弄到被告、上法庭、敗訴、罰款，整件事還登上報紙頭版？

去年 5 月 24 日，黃春明在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，參加“百年小說研討會”，主講“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”。講到一半時，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的副教授蔣為文，舉起事先準備的大字報，上面寫著“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”。黃春明起先好言相勸，要蔣為文等他講完，再表達意見，但蔣為文不為所動。好好一場演講竟有人鬧場？這口氣怎咽得下？連孔子(西元前 551-479)不也曾講過“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於是黃春明丟下麥克風，衝下台要與蔣為文理論，被工作人員拉開。

黃春明回到台上，脫下上衣僅著內衣繼續演講，並以一些國外的例子，說明台灣人用中文寫作並不可恥。蔣為文再次舉起海報，批評黃春明不是台語文的專家，憑什麼否定台語文？真是太過份了，黃春明二度衝下台，飆五字經，還說

心在南方

“成大的教授啊，這個會叫的野獸啊！”事後蔣為文指黃春明以髒話辱罵他，要求對方與他公開辯論，或向他道歉。黃春明雖氣昏頭，卻不隨他起舞。於是去年 11 月底，蔣為文具狀向台南地方法院自訴黃春明妨害名譽。法院於今年 4 月 2 日判決黃春明敗訴，處罰金一萬元，緩刑兩年。雖黃春明可以上訴，但他表示，上訴要再碰到“那個人”，跟他花那麼多時間實在不值得，決定放棄上訴。獲勝的蔣為文則說“總算還我清白！”他只是要求“是非”，所以還主動請求法官給黃春明緩刑。此判決證明黃春明“理虧”，希望他以後認真看待台語文書寫的事。他唯一遺憾的是，黃春明沒有向他道歉。

黃春明曾獲“國家文藝獎”等殊榮，這些就不說了。我們來看維基百科是如何介紹他的：

為台灣當代重要的文學作家，創作多元，深具人文視野，小說裏隱藏著對自己生長的土地恆久豐沛的情感與關懷。擅長描寫蘭陽平原的農村小鎮，以具有地方特性的語言，刻劃出人物面對生活上的磨難，仍依然保存人性尊嚴的形象，反映蛻變中的台灣社會，普遍被公認為台灣當代重要的鄉土小說家，其作品已被翻譯為日、韓、英、法、德語等多國文字。

這樣一位在文壇備受推崇的鄉土作家，七十餘歲仍願意為他熱愛的文學盡力，光憑這點就很令人敬佩了。到了他那個年紀，除非覺得非去不可，否則我可不想給演講。而若去後受

到這類待遇，更會悔不當初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早不該答應來的。

黃春明說對方無禮的程度，已超過一般人所能容忍的範圍，此誠非虛言。唇亡齒寒，有些聲援者說，如果連黃春明寫的都不算台灣小說，那他們寫的，難道都變成外國文學？換作他們在當場，也同樣會被激怒，甚至用更激烈的字眼回罵。也有人不捨地說，黃春明為台灣小說建立龐大資產，卻掉進一個文學退化的陷阱。

黃春明在其故鄉宜蘭，號召一群老中青少的志工，出版“九彎十八拐”，並擔任發行人。今年二月，該刊物來信，要求轉載一篇我寫的文章。他們表示無稿費，僅能贈送刊登的當期三份，及該雙月刊一年期。隨即寄來三份過期的雜誌給我參考。能有機會跟余光中及簡媜等名家的作品擺在一起，怎會不同意呢？誰還在乎稿費？後來在今年三月號的“編後記”，讀到底下這段文字“唯有好的文學作品、感人的好文章，才能泌出對心靈有用的營養，在記憶裡也會留下深刻的印象”。這可視為黃春明等人對文學的看法。

蔣為文身為台灣文學系的副教授，他對台灣文學有何貢獻，我們並不清楚。如今下駟對上駟，雖一舉成名，但經由他，文學究竟能泌出什麼對心靈有用的營養，會如何感人，是很令人存疑的。但對於他無視黃春明幾十年來在文學上的成果，反倒過來說黃春明“可恥”，跟黃春明講“是非”，說黃春明“理虧”，我們卻不必太驚訝異。因在各行各業，缺乏倫理，乃古已有之。屈原(生於西元前 343 年，卒年不明)

心在南方

不就說過“世溷濁而不清，蟬翼為重，千鈞為輕”。如今處處充斥著號稱爭取“大是大非”的人，今是昨非，昨是今非，是非如變色龍，早已無法愈辯會明。對於是非，我們只能自我要求“君子死守善道”。

至於大師開講被舉牌，也不必過於氣憤。在“老子”第四十一章：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
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不笑，不足以為道。

自以為滿腹經綸，一席話可使聽者勝讀十年書。如今卻有人大笑之，豈有此理？不必介意，不必跟他拼命。因“不笑，不足以為道”。不妨阿Q一下，這世界如果都是上士，上士便不再是上士了。

孟子(西元前 372-289)在離婁篇下說：

有人於此，其待我以橫逆。則君子必自反也
“我必不仁也，必無禮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”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禮矣。其橫逆由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“我必不忠。”自反而忠矣。其橫逆由是也，君子曰“此亦妄人也已矣！如此，則與禽獸奚擇哉？於禽獸，又何難焉！”

面對蠻橫無理的人，君子只能求諸己，自省是否曾不仁或不合禮法？不然這種無理的事，怎不落在別人身上，卻落在己身？若反省後，確定自己一切既合乎仁道，且合乎禮法，而

對方蠻橫無理依舊，君子會再度反省，是否未竭誠待人？等到二度反省，確知自己待人以誠，但對方的蠻橫無理卻仍不變，這時君子只好慨嘆了“這是個不明事理的妄人。像這樣的胡作非為，與禽獸有什麼差別呢？而對於禽獸，又何必為難他呢？”這是孟子對待妄人的方式。

阿Q嗎？也不見得，就想成遇到不可理喻的人，已夠倒霉了，何必再浪費生命？為求減少損失，只好不理他了。有人鬧場，可能自己亦有疏失，有所虧欠。一再自省，覺得站得住腳後，便可以罵回去？非也！天下豈有此理的事何曾少過？妄人也到處有，不理他就是了。跟他講理？跟他纏鬥？君子不為！這樣算是窩囊嗎？紀曉嵐(1724-1805)在“閱微草堂筆記”中說“君子之於小人，謹備之而已，無端而觸其鋒，鮮有不敗者”。(101.4.7)